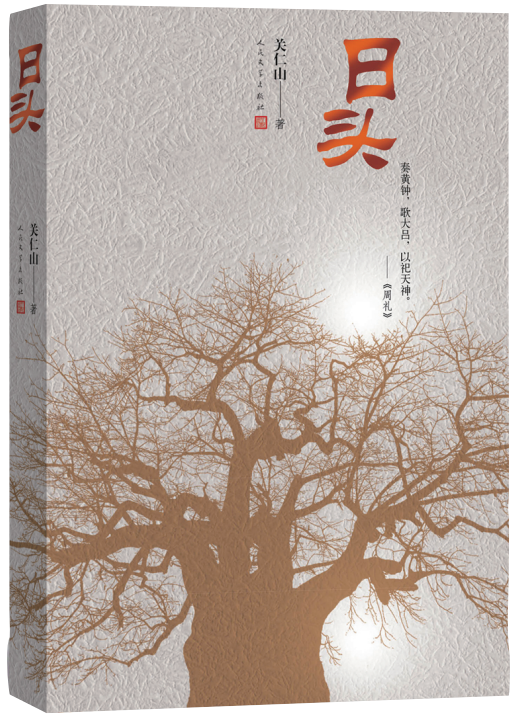


第一阅读

关仁山长篇新作《日头》:

乡村叙事的思想力量

胡平



他是作家版的百变金刚,他每部长篇问世,都给人带来新的艺术面目和审美体验。

小说体现着作者的选择,选择中体现着作者的眼光。眼光背后考验着作家是否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思想能力。

显然,关仁山在这里的概括是颇有深度的。他细致地写出了村庄里那些隐蔽、缓慢而影响久远的变化,写出正统民间文化消退后带来的颠覆性后果。

今天的时代,几近疯狂的物欲、生活成本的负累、社会道德的滑坡,使得不少人们与传统人格渐行渐远,基本的特征,便是崇尚实利而无精神信仰。

品鉴

张永权

用朗诵传承诗歌

张永权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华夏诗歌2000多年的历史,诗歌传承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血脉。

书中人入选者,既有百年新诗中受影响、成就巨大的诗人,也有新时期涌现出的一批优秀诗歌新人。

着各种乱象的根源,特别是人性和文化的根源。由此可见,作家的文学之根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且根深叶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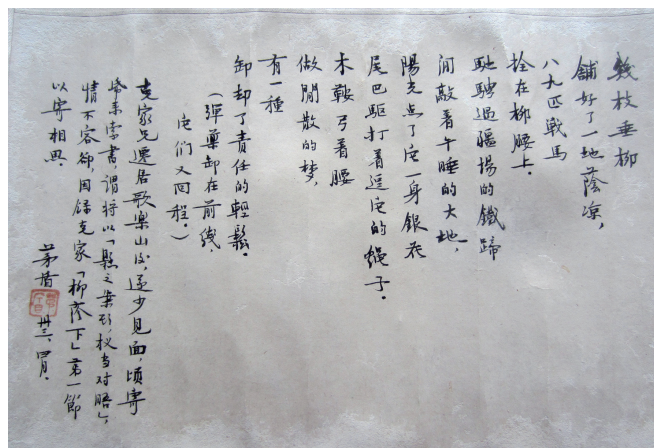
追日的故事,来源于日头村流传的神话,寄托着日头村人对光明和正义的朴素向往,作者以此验证着人类的原始愿望,也相应地在书中设置了来自天上的叙述。

这种设计是艺术性的,也是思想性的,托寄着关仁山日益深入的精神探索,在同类题材中显露出迥异的艺术特质。关注现实的作品能达到这一点,难能可贵。

关仁山的写作实践是中国经验的书写,是一种示范、一种引领,它证明,不管城市文明怎样殖民到乡村,只要乡土和乡民还存在,乡村就依然会繁衍新的故事。

《日头》,关仁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书斋札记



臧克家先生的珍藏

晓荃

世纪诗翁臧克家先生生前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友情是我精神世界里的‘半壁天’。”

臧克家先生生前极为珍视这些收藏,早已把它们看成是自己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至临终前还念念不忘。

正因为如此,从2013年开始,耳濡目染的子女们怀着一份深深的感动,选编了一本《友情和墨香——臧克家和他的师友们》,奉献给社会、读者和他们挚爱的双亲。

不止是绝境的“绝境”

读了一容小说《绝境》 王敏

此,作者不由得感慨:“心不黑的人越来越少了”,“漆黑无比的戈壁深处似乎传来死亡与绝望挣扎的声音,还有面目狰狞的被金钱扭曲了灵魂的笑脸”。

《绝境》深含象征意味,它既是自然的绝境,也是人性的绝境,更是精神的绝境,了一容的笔触看似平静,却埋藏着悲愤的激情。

这里又非绝境

如果《绝境》离他所希望文学达到的目的似乎远了些。细细阅读,《绝境》又不仅仅是绝境,惟有在这里,才能彰显出精神的伟大。

章哈和虎牛是在拉面店认识的,初始虎牛还对章哈有些不信任 and 忌憚,自己对拉面店老板的抱怨声都担心章哈传了出去。

而章哈这个人物形象,更是融注了了一本本人的精神和性格,他会武功,却一直对各种打骂隐忍不发;他重义气,为了虎牛可以骂老板、可以和保镖对打,可以从老板手里夺药。

了一容曾多次提到海明威对他的影响,《老人与海》里“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的名言在了一容的生命和创作中烙下了很深的印痕。

又认为软弱和卑怯不能给人的存在附加任何说明,他更希望人类可以通过积极行动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了一容在《绝境》里重申了海明威的思想主张,他将自己崇高的精神力量加诸于章哈身上,让他最终战胜了自然、伤痛和死亡,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了一容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有意无意讲述“孤独”,这种孤独,是人面对这个强大世界时的无助,他说:“我说的苦难,并非单指物质上贫困及肉体上折磨,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因为人类自身的缺陷、不完善导致人类总是走不出自我的羁绊。”

对《绝境》的进一步解读让我们感受到了海明威与存在主义的味道。戈壁滩这个大自然的设置可以说是整个荒诞世界的总体象征,而章哈徒劳无功的反抗则代表了人类的精神意志。

故事里“雪山”形象的设定,一方面让老板放过了章哈与虎牛这一情节显得不再生硬,另一方面也让老板这个人物形象立体化起来,他不再是一个干巴巴没有血肉的坏人,而是一个或许曾经有过信仰的鲜活的普通人。

《绝境》显示出作家的创作风格,他热衷于创造特殊的境遇以凸显人物的精神品质,他习惯用简洁精练以至看似粗陋实质上却饱含忧伤的语言抒发胸中郁积的孤独感,而作品中对这个强大世界的认知和体悟,也奠定了他其后创作的调子,让他一直不懈地探索人类的命运和未来。